

# 马来西亚华人家庭语言的转变

(马来西亚) 洪丽芬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学院 马来西亚 43400)

[关键词] 马来西亚; 华人; 语言转变

[摘要] 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在当地多语社会和现代化环境下备受冲击, 而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所使用的语言也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本文根据在马来西亚进行的实地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和实例, 从夫妻、兄弟姐妹、父子以及祖孙用语四大角度来考察华人家庭语言的现状以及变化, 研究对象包括福建、广东、客家、潮州和海南五大华人方言群体。研究证实, 马来西亚华人的家庭语言正处于从华人方言逐渐转向华语和英语的历史性过渡中。

[中图分类号] D733.8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0)03-0073-06

## The Changes in the Family Languages of the Ethnic Chinese in Malaysia

(Malaysia) ANG Lay Hoon

(Faculty of Modern Languages & Communication,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43400, Malaysia)

**Keywords:** Malaysia; Ethnic Chinese; Language Shift

**Abstract:** Family is the basic unit of the society. With the modernization and regular language contact taking place in the multilingual society of Malaysia, the languages used among the Chinese family members could hardly remain unaffected.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and data collected in a field study, this paper will give an account on the current language use and changes found in terms of language variety from four aspects, namely the languages spoken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parents and children,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and among siblings in the Chinese family who are of Fujian, Guangdong, Kejia, Chaozhou and Hainan origins respectively. The finding confirms that language shift has already taken place in the Chinese family in Malaysia, moving away slowly from the dialects of their origins and heading for Mandarin and English.

早在 16 世纪之前, 中国人就到马来亚去进行贸易, 但是在当地落籍并开支散叶却是近百年的事。现今马来西亚华人绝大多数都是在当地出生的中国人后裔, 有的已经到了第五代。马来西亚以多元文化著称, 华人文化在当地多元人文社会和现代化环境下备受冲击, 和传统文化有了一定的差异。语言作为社会交际的前锋, 往往能够反映出社会的根本变化。而马来西亚华人语言的实际使用又可以从家庭用语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 家庭用语是人们最自然、最基本的用语, 是研究社会语言的一个重要环节。家庭语言

可以从不同的使用对象和使用情况, 如夫妻或兄弟姐妹之间同一代的横向使用, 以及祖辈、父辈和孙辈之间跨代的纵向使用来进行考察。

海峡华人后裔 Lee 的语言生活是马来西亚社会变迁造成家庭语言变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sup>[1]</sup>。Lee 的父亲是马六甲峇峇, 母亲是檳城土生华人。虽然是一家人, Lee 的家庭成员之间却使用不同的语言沟通。父亲与祖父说话时只用峇峇马来语, 但是与母亲说话时却改用英语; 母亲与其家公说话时用峇峇马来语, 与家婆说话时改用福建话, 与丈夫则用英语。作为孩子的 Lee 和姐妹们主要用英语与

[收稿日期] 2010-01-28

[作者简介] 洪丽芬,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学院高级讲师。

父母亲说话,与祖父说话时改用峇峇马来语,与祖母说话却采用不流利的广东话,因为祖母下意识地要她们学习广东话。虽然在多语环境下长大,精通多种语言,可是 Lee 现在的家庭只有一种家庭语言,与丈夫、孩子说话都只用英语。在外与同事或亲戚朋友交际,她也只自然地使用英语。最令她感叹的是,她的小孩只会英语,她所掌握的多种语言并没有传承下去。Lee 的家庭语言使用情况,实际上是马来西亚华人家庭语言使用的普遍现象,也是本文要进行探讨的问题。

家庭语言的转移现象已引起不少社会语言学家的注意,因为家庭语言与族群母语息息相关。父母的语言网络深刻地影响孩子的语言网络,而家庭多语的现象往往就是语言转移发生的原因之一。在新加坡,瓦妮达(Vanithanmani)对当地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三大民族幼辈的语言转移情况进行了研究<sup>[2]</sup>。她发现,如果父母之间的语言网络中没有英语,那么孩子的母语中出现英语的可能性就不高。此外,比较少联系长辈和亲戚的人,不容易延续族群的母语。她确认了新加坡的家庭出现用语不一的现象,譬如孙辈以方言和华语<sup>①</sup>跟祖母说话,以英语和华语跟弟妹们说话,不同辈分之际的谈话所采用的语言不一样。在马来西亚另一类似的调查中,Teoh和Tian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说华人方言,华语和英语已经是一些华人的第一语言<sup>[3]</sup>。虽然80%的调查对象与父母说方言,但是只有52%的人与兄弟姐妹说方言。一些家庭不只说一种方言,在说方言的调查对象中,62%的调查对象在家里说父母亲的共同方言;在父母亲方言不同的家庭,15%的调查对象采用母亲的方言,7%采用父亲的方言,11%说该区域流行的方言,还有5%说华语或英语。这两项新马两地的学术性实地调查都不约而同地证实了南洋一带华人家庭语言的复杂性,反映出对华人家庭语言的真实面貌有更深入研究的必要。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查证现今马来西亚华人在家庭里所选用的语言种类,与其他研究相比,本文更侧重于比较不同年龄层的家庭成员在语言方面的异同,以说明家庭语言的变化。这里所指的“语言种类”不但包括华语和各种华人方言,也包括其他语言如英语、马来语等。文中

的数据是在吉隆坡进行田野调查的结果。接受问卷调查和访问的华人包括马来西亚的福建、广东、客家、潮州和海南五大华人方言群体,一共有285个华人家庭。它们都是纯华人组合的家庭,不包括华人和其他族群组合而成的家庭。每个家庭有三个不同辈分和年龄层的代表,分为祖父母(简称“祖辈”)和他们的孩子(简称“父辈”),以及他们的孙子孙女(简称“孙辈”),总共855人。祖辈的年龄一般都在50岁以上,代表华人家庭中年长的一代;父辈的年龄多数在30岁到50岁之间,代表年轻的华人一代;孙辈则多在30岁以下,代表华人新生代。研究探查的范围涵盖家庭成员之间的四大主要交际情况,即夫妻、兄弟姐妹、父母和孩子,以及祖辈与孙辈之间的用语。

## 一 夫妻用语

夫妻是家庭主要成员,夫妻用语可能受到不同籍贯联婚的因素影响而出现不规律的现象。夫妻之间的语言基本上不是双方刻意指定的,而是自然的选择。早期马来西亚的生活水平不高,交通不发达,人口流动率不大,华人结婚的对象多数是同乡华人。相同籍贯的男女联婚,夫妻用语自然也是双方的共同方言。经过现代化的洗礼,马来西亚社会不断变化,因求学或工作等因素所产生的社会流动也增加了不少。建立新家庭时,他们可能与相同籍贯的人结婚,也很可能与不同籍贯的人结婚,于是来自不同籍贯、不同语言群体的夫妻需要一种共同语来沟通。在共同语方面,马来西亚的华人夫妻一般有四个选择:一是采用对方的方言,二是采用本身的方言,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双方必须具备相关方言的能力;三是采用社会方言,譬如在吉隆坡认识和成家的客家籍丈夫和海南籍妻子可能会以吉隆坡的强势方言即广东话为沟通用语;四是夫妻双方都不说方言,而是采用社会共同语,如英语或华语交流,这可能是双方在求学或工作时常用的语言。

由于一些孙辈还未成家,有关夫妻语言的调查只能包括成了家的祖辈和父辈。调查发现,马来西亚华人夫妻的主要用语是华人方言。不过,随着年龄层的年轻化,马来西亚华人夫妻除了华人方言

<sup>①</sup> 马来西亚华人跨方言群的共同语言一般称为“华语”,以“中国大陆通行的普通话”为标准,但却因马来西亚华人所处环境有而在语言和词汇的使用上有微小的差异。

外,也说华语和英语。祖辈夫妻最主要的用语是华人方言,最常用的方言依次为福建话、广东话和客家话(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表中的统计数字很可能受祖辈的籍贯比例影响。在285个接受调查的家庭中,近半是福建人,约占47%;客家人第二,约占19%,而其他籍贯家庭包括海南人和潮州人在内,占16%,与占18%的广东人数目差不多。在祖辈中,没有任何夫妻说马来语,因为马来语常常被当成是土著的语言;使用华语沟通的祖辈夫妻也不多,只有10%;而使用英语的祖辈夫妻才5%,数量更少。这种情况与当时教育不普及有关,祖辈们接受教育的一般不多,而现今社会流行的英语、马来语和华语在50年前左右只是通过学校教授,在中上层社会使用。

表1 祖辈子辈两代华人的夫妻用语比较(单位:%)

	祖辈	父辈
英语	5	43
马来语	0	0
华语	10	40
福建话	48	22
广东话	29	31
客家话	17	5
潮州话	6	1
海南话	5	2

说明:一对夫妻可能选择超过一种语言。

父辈夫妻用语情况与祖辈差距颇大。父辈夫妻最多使用的是英语,其次是华语,说华人方言的相对较少,这种选择倾向刚好与祖辈夫妻相反。这与教育的普及有很大关系,有了学校的传授和推广,华语和英语的语言群逐渐形成。与祖辈相比,使用福建话、客家话的父辈人数减少了,只有说广东话的父辈人数略增。原本使用潮州话和海南话的祖辈夫妻就不多,父辈夫妻的使用人数更分别减至1%和2%。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夫妻之间不说这两种方言,潮州话和海南话就不可能成为家庭用语,孩子们学习这两种方言的机会肯定更少。而如果这两种方言在本身籍贯的家庭中都不占据主导语言的地位,其他籍贯的家庭就更加不可能使用它们,最后很可能造成这两种语言在马来西亚社会的

消亡。

## 二 兄弟姐妹用语

除了夫妻,兄弟姐妹也是家庭重要成员。这项跨年龄层的调查发现,华人兄弟姐妹之间的用语并不是每一代都一样的(见表2)。年龄较长的祖辈兄弟姐妹之间基本上都说华人方言,尤其是福建话、广东话和客家话;说华语的很少,才8%;说英语的更少,才1%。年纪比较轻的父辈在跟兄弟姐妹谈话时,一般也还是以华人方言为主。祖辈父辈两代在这方面的变化趋势大同小异,都倾向于使用华人方言,而且同一华人方言的统计数字很接近,使用人数比率相差不超过6%,唯祖辈的方言使用率比父辈稍高。祖辈父辈两代最明显的差别在于华语和英语的使用方面,更多父辈兄弟姐妹说华语和英语,其中以英语交谈的父辈兄弟姐妹多达35%,说华语的也占21%,比祖辈多了数倍。

随着年龄层的改变,华人兄弟姐妹间的用语未能保持完全不变。祖辈父辈孙辈三代相比较之下,孙辈兄弟姐妹间的用语情况差异比较大。逾半孙辈都跟兄弟姐妹说华语或英语,说方言的很少。广东话是最多孙辈使用的方言,不过使用人数也只占25%;最少孙辈使用的是潮州话和海南话,人数才各占1%。三代人的语言转移在兄弟姐妹用语上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在马来西亚独立后出生的华人新生代。

表2 三代华人的兄弟姐妹用语比较(单位:%)

	祖辈	父辈	孙辈
英语	1	35	53
马来语	0	0	1
华语	8	21	57
福建话	47	41	12
广东话	27	29	25
客家话	21	16	3
潮州话	8	4	1
海南话	6	5	1

说明:一个调查对象可能选择超过一种语言。

夫妻之间的说话用语和兄弟姐妹之间的说话用语都属于同一代或横向的家庭用语,两者不无关

系。如果将夫妻用语和兄弟姐妹用语相比较，不难看出上一辈的夫妻用语对下一辈的兄弟姐妹用语有着正面的影响（见表3）。

表3 三代华人的兄弟姐妹用语和夫妻用语比较

(单位:%)

	祖辈		父辈		孙辈
	夫妻	兄弟姐妹	夫妻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英语	1	5	35	43	53
马来语	0	0	0	0	1
华语	8	10	21	40	57
福建话	47	48	41	22	12
广东话	27	29	29	31	25
客家话	21	17	16	5	3
潮州话	8	6	4	1	1
海南话	6	5	5	2	1

从语言种类来看，作为父母的夫妻所采用的语言和他的孩子（下一辈兄弟姐妹）所采用的语言有相关性。譬如，祖辈夫妻最多选用的语言是福建话，而父辈兄弟姐妹用语中使用得最多的也是福建话；父辈的夫妻用语普遍是华语和英语，而孙辈兄弟姐妹最常选用的语言也是华语和英语。

从使用率来看，祖辈和父辈的夫妻用语一般和下一辈兄弟姐妹的同一语言的使用比率相当接近。譬如，祖辈夫妻华人方言的使用率与父辈兄弟姐妹华人方言的使用率相差不超过7%。唯一不大相关的是，祖辈夫妻使用英语的人数只占5%，但是父辈兄弟姐妹的英语使用率却高达35%，这种情况是可以从社会教育的发展方面来解释的。以父辈的年龄来推论，父辈的求学时代是在马来西亚独立后，当时正是政府致力于提高民众教育水平、教育普及化的时期，且仍延续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制度，因此比较多父辈兄弟姐妹说英语是源于社会历史变迁对语言使用所造成的影响。

家庭中上一辈的夫妻用语和下一辈的兄弟姐妹用语在使用率上相近但并非完全一致，这里面有外来社会因素影响的原因，其中需要考虑到的是两代家庭不同的教育源流、社会交流和家庭多语情况等因素。祖辈们宗亲观念比较浓厚，且近半祖辈没接受学校教育，因而家庭以说方言为主，语言环境不复杂，单语家庭多。孩子们使的语言比较容易向父母的语言靠拢，因此在小时候学习了父母的语言。

可是，这些孩子长大成家后，情况有很大改变。绝大多数父辈接受三语教育，不论是工作、学业或生活，都多方面地融入现代化多语社会。而且，在马来西亚，华族观念强于宗乡观念，马来西亚各族大同文化又可能强于本族文化。因此，父辈夫妻语言倾向多语化，而且相对集中于社会主要语言，即英语和华语。父辈兄弟姐妹用语也有此倾向。可见，在华人家庭中，父母的语言不会完全被孩子摒弃不用，而是可能成为孩子使用的语言之一。一般的情况是，孩子只使用父母的其中一种语言为兄弟姐妹的交际语。譬如，在同一个家庭里，祖辈夫妻只说福建话，父辈夫妻说几种语言如福建话和英语，而孙辈则只说英语，即父母使用的其中一种语言而已。两代之间，以父孙两辈的语言使用最为复杂，但是父母之间的用语对孩子之间的用语影响之大，确实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见，父母在语言传承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孩子的母语和家庭语言决策人。虽然孩子在入学或工作后，可能因为传播媒体、教学、同学或朋友等的影响而改变兄弟姐妹用语，但是原有的家庭语言并不会马上被替换，而是慢慢地转变。

### 三 父子用语

父子用语指的是父母与孩子之间交流所选用的语言，属于跨代的纵向交际。父子用语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孩子的母语，在各种家庭语言类别中具有

特别的指标意义。

华人家庭的语言变化明显出现在跨越不同年龄层的父子用语上。从语言种类来看,祖辈和父辈,或父辈和孙辈的说话用语并没有差别,都使用华人方言、华语和英语,也一样都没有采用马来语。马来语仍被视为与土著的交际语,许多华人认为在家庭至亲间以马来语交谈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从语言使用率来看,这两组跨代交流的语言选用倾向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年纪比较大的祖辈父母主要是以华人方言跟孩子说话,最常用的三大方言依次为福建话、广东话和客家话。由于家庭是以父母和孩子为主,因此可证明华人方言是华人家庭中传统的基本语言。根据图1的数据,与孩子说福建话的祖辈最多,占49%;其次是广东话,占25%;客家话位列第三,占18%;其他方言的使用率则相当低。除了自身的方言之外,一般祖辈父母跟孩子说话比较常用的语言是华语,占23%;使用英语的祖辈不多,只有7%。这与祖辈父母的语言掌握情况有关系,他们多因为当时教育不普及而没机会学习

英语。

虽然多数祖辈都跟父辈说方言,但是成家了的父辈在对自己孩子的用语选择上却未必与他们父母一样。父辈父母对孩子最常说的是英语,其次是华语。说英语的占47%,而说华语的占45%,两者的比例非常接近。这除了反映年轻父母倾向于选用社会共同语外,也说明华语和英语在年轻父母的语言使用中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都为父辈所重视,也是他们希望孩子掌握的语言。这种倾向与教育普及、多元教育制度、不同籍贯普遍通婚、媒体传播以英语、华语和马来语为主等社会因素不无关系。至于华人方言,父母对孩子使用得比较少,使用比率最高的不超过22%。虽然如此,父辈们也并没有完全摒弃自身籍贯的方言。说自身方言的福建、广东和客家父辈家庭仍占有不低的比率,唯潮州和海南父辈比较少说潮州话和海南话。由此可见,不同籍贯的父辈对自身方言的重视程度不一样。而父辈倾向于使用社会主要语言,反映出父辈受社会影响比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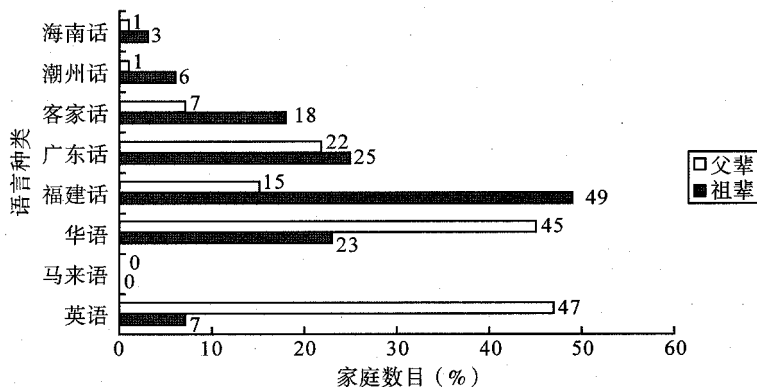


图1 祖辈父辈两代华人的父子用语比较

综上所述,祖辈跟父辈说话的用语选择显然和父辈跟孙辈的用语选择不完全一样,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祖辈父母多跟孩子说华人方言,而父辈父母则多跟孩子说华语或英语。父辈家庭父子用语的变化非常关键,因为这种改变是造成目前孩子(尤指孙辈)母语转移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并且连带引起马来西亚整个华人社会的语言变化。

#### 四 祖孙用语

祖辈和孙辈之间相隔了父辈一代,年龄相差几十岁,在生活环境、思想文化等方面有着不一样的

经历和认识。那么,在跟孙辈说话的语言选择上,祖父母是坚持以自身的语言能力为依归,根据自身的语言喜好来决定使用哪种语言,还是顺应孙辈的语言能力或喜好,尽量配合孙辈的语言呢?

祖孙两代的语言能力对他们之间沟通的用语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基本上,为了确保沟通的有效性,说话双方都应该选择以双方最流利的共同语言为桥梁。假如祖孙双方没有共同语言,其中一方就听不懂另一方的话,或者是只能以很不流利的语言来表达,那么祖孙之间的交流不但受影响,甚至也可能完全不能进行,形成交际鸿沟。

调查发现，马来西亚华人祖辈和孙辈的语言掌握程度不太一样。从表4中可见，祖辈们掌握得最好的是自身籍贯的方言，其他方言的流利程度则比较低；比较少祖辈能够掌握英语和马来语，68%的祖辈不会说英语，33%不会说马来语，也有29%

不会说华语；完全不会英语、华语和马来语三大社会用语的祖辈占7%。在这三大社会用语中，祖辈们又以华语的掌握能力最好，流利程度最高。三语相比之下，有41%的祖辈能够说流利的华语，而只有16%祖辈能够说流利的英语。

表4 祖孙两代华人的语言能力

(单位:%)

语言	祖辈				孙辈			
	很流利	流利	不流利	不会	很流利	流利	不流利	不会
英语	6	10	16	68	31	48	20	1
马来语	5	20	42	33	26	55	16	2
华语	18	23	30	29	41	32	21	6
福建话	48	10	14	28	11	22	29	38
广东话	33	22	12	33	24	31	25	21
客家话	20	10	13	57	9	11	15	65
潮州话	9	6	14	70	0	6	9	85
海南话	6	9	4	80	0	2	5	93

孙辈的语言能力和祖辈完全不同。孙辈的语言能力比较集中于英语、华语和马来语三大语言，华人方言能力则比祖辈低。祖辈没有掌握的是现代社会中常用的三语，而孙辈没有掌握的是作为中华文化根基的方言。调查统计发现，有6%的孙辈完全不会方言。孙辈的语言能力显然是受注重三语教育的学校和教育政策所影响。方言没有正式的传授渠道，只是父母或祖父母在生活中非正式教导，小孩没有学习方言的压力。绝大多数马来西亚华人家庭又是小家庭制，祖父母不和孙辈居住在一块，

孙辈也没有说方言的环境。祖辈和孙辈的语言能力差异，是华人社会语言转移的明显表征。

既然祖辈和孙辈的语言掌握情况有较大差异，那么双方选择什么语言为沟通用语就具有查证的必要。调查发现，年纪较大的马来西亚华人，因自身语言条件的关系，近半还是以自身方言跟孙辈说话。其中最多祖辈使用广东话，占43.86%，其次是福建话，占22.46%，后面依次是客家话、海南话和潮州话，但是方言并非祖孙选用最多的语言（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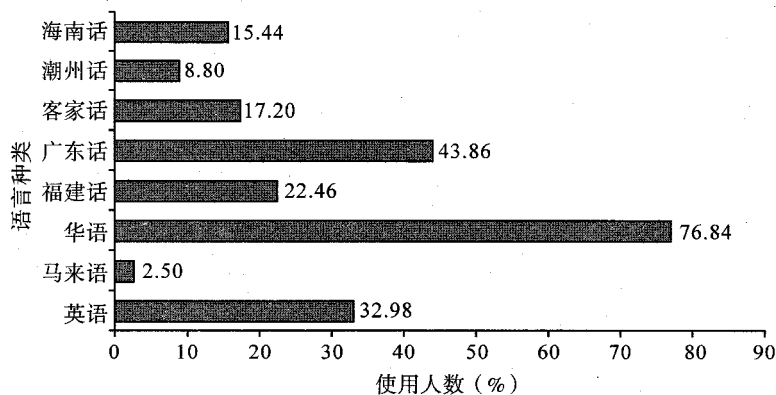


图2 祖辈与孙辈的沟通用语

(下转第84页)

度》，1950年12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18—00124—06。

[30] [35] 陈衍德、许振政：《蔡仁龙先生访谈纪录》，厦门，2007年11月5日。

[31] 周南京：《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101页。

[32] 黄阿玲：《中国印尼关系史简编》，中国国际广

播出版社，1987年。转引自周南京：《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101—102页。

[39] 华生：《谈谈纳席尔内阁的倒台》，《世界知识》1951年第17期。

[41] 《椰城侨胞热烈庆祝双十》，（印尼）《天声日报》1950年10月11日。

【责任编辑：郭又新】

（上接第78页）

在所有语言中，祖孙用语最普遍选用的是华语，其次才是广东话。使用华语的祖辈有76.84%，而使用广东话的祖辈只占43.86%，两者的人数相差颇大。祖辈使用最多的方言是广东话，但是各籍贯祖辈与孙辈说话的时候，华语却是最重要的用语，使用率甚至超越祖辈自身方言的使用率。这反映出近半的祖辈放弃自己的习惯用语，改用华语。

祖辈选用华语有三大原因：一是因为孙辈的习惯用语不同，孙辈不会方言，祖辈不得不迁就其语言习惯；二是祖辈有意借说华语来提高孙辈的华语水平，因为华语是社会和学校的主要语言之一；三是对祖辈来说，华语相对容易学习，可以很快掌握，因为华语和方言属同一语系，是祖辈比较熟悉的本族语言，一些词汇的意思和发音与方言近似，可以通过推论猜测其发音或意思，也比较容易转码、替代。

说英语的祖辈人数还不到说华语祖辈人数的一半，祖孙两代不倾向于使用英语交谈。逾40%接受调查的祖辈没正式入学，接触和学习其他语言的机会不多，不易掌握英语。不过，虽然使用英语的祖辈人数比较少，但是也占32.98%。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不少孙辈不懂华语和华人方言，只好尝试与孙辈说英语，可能相当不流利，语法也不规范。语言能力的限制无疑对双方的沟通形成了一定的障碍。

## 五 结语

田野调查所取得的数据摊开了21世纪初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里家庭用语的事实：华人家庭中不仅多种语言并存共用，语言选择倾向也在发生变化。夫妻、兄弟姐妹、父母与儿女、祖父母与孙辈这些不同年龄层的华人有不一样的语言选择。年长的华人多使用华人方言，继承了传统语言；中青年人综合使用华人方言、华语和英语，既保留了传统语言，也加入了现代教育的语言；年轻华人对华人方言的继承并不完善，从而造成近半新生代不选择华人方言，只能以华语或英语为家庭沟通语言。

家庭语言出现变化，证实了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出现转移。这种转移的基本趋势是从华人方言逐渐转向华语和英语，而这种转移与社会变迁相关，尤其是与语言息息相关的学校教育。1957年独立后，马来西亚社会环境加速发展和变化，华人所掌握的语言种类也受到影响，年轻华对方言的掌握不如年长华人。在一代不如一代的循环下，不少年轻华人不但不再精通华人传统方言，甚至在不受任何政策约束或其他条件“逼诱”的情况下，自动减少使用方言，进而将社会习惯带回家里。总而言之，家庭用语的转移是马来西亚华人自然顺应社会整体语言流向的表现。

## 【注 释】

[1] Lee, Su Kim, *Malaysian Flavours—Insights into Things Malaysian*, Kuala Lumpur: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98.

[2] Saravanan, Vanithanmani, “Bilingual Chinese, Malay and Tamil Children’s Language Choices in a Multi-lingual Society”,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999 (152): 43—54.

[3] Teoh, Ai Chinn & Tian, Chwee Siang, “Pengaruh Dialek Dalam Masyarakat Cina: Satu Analisis Kedominanan Tentang Penggunaan Dialek Terhadap Sesebuah Keluarga (华人社会的方言使用：家庭案例调查)”, *Jurnal Dewan Bahasa*, 1994: 351—359.

【责任编辑：吴宏娟】